

语用学的哲学观点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for Pragmatics

Edited by Marina Sbisà,
Jan-Ola Östman
and Jef Verschueren

语用学的哲学观点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for Pragmatics

Edited by Marina Sbisà,
Jan-Ola Östman
and Jef Verschuer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学的哲学观点/斯比萨等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语用学研究前沿丛书)

ISBN 978-7-5446-3776-3

I. ①语… II. ①斯… III. ①语用学—研究—英文

IV. ①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5139号

Original editi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for Pragmatics* edited by Marina Sbisà, Jan-Ola Östman and Jef Verschueren ©2011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or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本书由John Benjamins出版社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图字: 09-2013-421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蔡一鸣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5 字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3776-3 / H · 1360

定 价: 5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总序

关注这套书已经很久了。2011年10月法兰克福书开展展时，约翰·本杰明斯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的展台上已经摆出了9本，据其参展人员说，最后一本也将在年底前出版。因为是多年的合作伙伴，版权谈得很顺利。在图书即将引进出版之际，想杂七杂八说几句。

一、缘起

丛书的汉语名称最后定为“语用学研究前沿丛书”，是意译，英语原文为“Handbook of Pragmatics Highlights”，直译的话应该是“语用学手册选要”。要介绍本套丛书，先要从“语用学手册”（*Handbook of Pragmatics*）说起。

1986年，国际语用学协会（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成立。协会章程早期版本（Verschuieren 1987）的III.1款表明，作为实现拟定目标的举措之一，协会准备组织编写一套“语用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预计1989年完稿，并交由约翰·本杰明斯出版公司出版。为了更好地体现语用学不断发展的趋势，“手册”不是由一篇篇固定的文章组成的文集，而是采取一种可以不断扩充和修订的模式。此后，协会多次交流、协商，专门定期印发了工作文件，最后确定了“手册”的基本形式，即一本固定的指南（Manual）和一份每年更新的活页年册（Annual Installments）。

出于各种原因，“手册”的出版日期一推再推，第一版迟至1995年才露面。由于内容丰富、作者权威、形式新颖，“手册”面世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2003年，约翰·本杰明斯出版公司又推出了“手册”的网络版。网络版不仅避免了传统年册版的内容重复和纸张浪费，方便了更新，而且由于使用了先进的检索技术，查阅起来也更加顺手了。

从1995年出版的“手册”看，指南部分除了Jef Verschuieren的一篇《语用学视角》（“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外，还收录了以下3个方面的文章：1. 语用学及相关学科的传统知识，如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内涵逻辑（Intensional Logic）、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法位学（Tagmemics）等；2. 语言学方法，如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直觉与内省（Intuition and Introspection）等；3. 语言学的标注系统，如形式语义学的

标注 (Notation in Formal Semantics)、口语标注系统 (Transcription Systems for Spoken Discourse) 等。

“手册”的第二部分，即1995年至今的活页年册所收录的条目主要有语用学的经典话题，如回指 (Anaphora)、双语 (Bilingualism)、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衔接 (Cohesion)、话语标记 (Discourse Markers)、含义 (Implicature)、大众传媒 (Mass Media)、否定 (Negation)、社会制度 (Social Institutions)、招呼语 (Terms of Address)；也有著名学者的介绍，如奥斯汀 (Austin)、布勒 (Bühler)、格莱斯 (Grice)、莫里斯 (Morris)、萨丕尔 (Sapir) 等。每个版次的活页年册的条目虽有少量增加，但主要变化还是体现在固有条目内容的定期调整和扩充上。为了便于检索，“手册”附有索引。经过多年滚雪球似的积累，“手册”目前已厚达5000余页。

鉴于“手册”体系庞大，内容复杂，两位总主编Jef Verschueren和Jan-Ola Östman决定从中精选出一批重要条目，以主题为线，分门别类，编成10册平装本。每册首篇为分册主编撰写的该领域的最新概览，主体部分为精选出来的12-20个条目。主编们希望各分册以精挑细选、主题突出、价格低廉的特点，更精准地走到读者的案头，同时也可以作为语用学相关课程的阅读资料。这10册精选出来的出版物就是我们看到的“语用学研究前沿丛书”（以下简称“前沿丛书”）。

二、语用视角

由于主编们起跑后快慢不一，“前沿丛书”各分册出版的年份有早有晚。为了探求两位总主编的编写思路，我们还是看看他们最初拟定的丛书内容和顺序（出版成书时的书名和排序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详见本书封三书单）：

1. 语用学的核心概念 Key Notions for Pragmatics
2. 语用学的哲学观点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3. 语法、意义与语用 Grammar, Meaning and Pragmatics
4. 认知与语用 Cognition and Pragmatics
5. 社会与语言的使用 Society and Language Use
6. 文化与语言的使用 Culture and Language Use
7. 变异和演变的语用学 The Pragmatics of Variation and Change
8. 互动语用学 The Pragmatics of Interaction
9. 话语语用学 Discursive Pragmatics
10. 实用语用学 Pragmatics in Practice

粗看一下,感觉这10本语用学书包罗万象,把语言研究的全部内容都放进去了。为了把问题弄得更清楚,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本著名的语用学手册,即Laurence R. Horn和Gregory Ward主编的*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该手册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语用学的领地(The Domain of Pragmatics)仅6小块,即含义、预设、言语行为、指称、指示词和确定与不定。而信息结构、语境、回指、省略等则列入第二部分语用学和话语结构(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Structure)。语用学与语法、语义、词汇、习得等关系属于第三部分——语用学与其界面(Pragmatics and Its Interface)。最后一部分是语用与认知(Pragmatics and Cognition),涉及关联理论、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等。从目录上看,Horn和Ward的手册基本上沿袭了我们所熟悉的Levinson (1983)的语用学框架(当然,增加了过去20年热门的认知语言学的内容),把语用学的核心研究领域限定在几个传统的议题上。这和Verschueren和Östman主编的“手册”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前者研究领域狭窄、明确;后者研究领域则宽泛、模糊。

造成这种反差的因素主要是英美和欧洲大陆语用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的传统,即模块论和视角论,这点后面将专门论及。这里我想重点谈谈Verschueren对视角论的发展和他特色鲜明的语用学顺应论,因为作为丛书编写的指导思想,这直接影响了“前沿丛书”内容的筛选。

国际语用学协会成立后,先后有过6任主席,分别是John Gumperz、Sandra Thompson、Ferenc Kiefer、Susan Ervin-Tripp、Sachiko Ide、Jan-Ola Östman。从协会章程和运作情况上看,主席选举产生,名誉的成分较大,真正负责协会日常工作的是设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University of Antwerp)的秘书处,而自协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秘书长的正是Jef Verschueren。

作为国际语用学协会的发起人,Jef Verschueren的学术主张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有一条明晰的主线,即视角论和顺应论。应该说视角论是Haberland和Mey (1977: 5)最早提出来的。两位作者在*Journal of Pragmatics*创刊号的社论里提到,“语言的语用学应该提供一种视角俯瞰语言学所有的核心模块及其复合分支”,“语言的语用学可以表述为看待语言问题的新视角,而不是标出与其他学科边界。”早在1978年,Verschueren就受Jacob Mey的影响,关注语用学理论的统一性。这个思想在Verschueren (1987)中基本定型,Verschueren (1999)则进一步将其系统化。收录在“前沿丛书”第一册的《语用学视角》一文则是Verschueren语用学思想的提炼和浓缩。

在Verschueren看来,语用学繁多的话题和芜杂的研究方法严重影响了学者间的交流和对学科研究的促进,因而有必要寻求一种系统的、统一的语用学理论,

让针对同一语用现象的不同功能性研究成果有一个互相对比的框架。在批评分析了英美语用学理论把语用学作为一个模块和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并列的观点后，Verschueren提出了“语用学视角”的观点，即语用学是鸟瞰语言学各个模块，以及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所谓复合（hyphenated）学科的一种视角，是语言使用的语言学。由于语言使用涉及认知的过程，发生在社会中、经受文化的限制，因而语用学视角主要是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

所谓语言使用，不论对说话人还是对听话人来说，都是一种选择。要理清语言使用和人之间的关系，至少有3个概念非常重要。变化性（variability）指语言在各个层面上都有可供选择的一些结构。语言的这个特点为使用者提供了选择的目录。推敲性（negotiability）指没有固定的原则或规则来指导说话人的语言选择，因而选择是不确定的，不排除可能存在其他符合交际需要的选择。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语言的另外一个特点，即语言能够促使人类从众多可推敲的选择中确定一种选择来满足交际的需要。这3个概念互相关联，他们本身不是语用学研究的课题，而是语用学的研究课题——语言的功能性（the functionality of language）的3个特点。另外，3个概念不是平等的关系，顺应性的层级更高，因而在Verschueren语用学理论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

从顺应性出发，Verschueren区分了语用学的4个任务（task），或者研究角度（angle of investigation）。第一个是“顺应性的语境关联”（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指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语言选择的语境。第二是“顺应性的结构对象”（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该任务是对语言选择本身的描述，指的是语言选择所面临的不同结构。第三个是“顺应性动力学”（Dynamics of Adaptability），其目的是解释语言使用中的各种原则和策略影响语言选择的动力机制。第四个是“顺应过程的凸显性”（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es），指做出语言选择时人的意识上的努力程度（不是指语境因素的凸显程度）。这样，“语境关联”和“结构对象”构成了语用研究的处所，“动力学”研究顺应过程的运作机制，“凸显性”体现了运作的意识特点。Verschueren用这4大要素构筑了他自己的语用学理论大厦，并用来解释语言使用中意义的动态生产过程——用其本人的术语说，即“语言的意义生产机能”（the Meaningful Functioning of Language）。

三、内容

在Verschueren看来,语用学理论不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解释,而是面向所有语言使用的一个宏观视角。语用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也自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

在10本“前沿丛书”中,《语用学的核心概念》是基础。里面除了传统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预设(Presupposition)、指示词(Deixis)、语境和语境化(Context and Contextualization)外,还收录了Verschueren的顺应性(Adaptability)、信道(Channel)、隐含性(Implicitness)、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灵长类交际(Primate Communication)等等。

Verschueren的语用观不仅决定了“前沿丛书”第一本,即《语用学的核心概念》的词条选项,也决定了整套“前沿丛书”的总体布局和其他9本书的具体内容。

哲学是语用学的本源,因而《语用学的哲学观点》作为第二本紧随《语用学的核心概念》。该书人物词条有莫里斯(Charles Morris)、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斯汀(J. L. Austin)、格莱斯(H. P. Grice);哲学理论和流派有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语境论(Contextualism)、认识论(Epistemology)、内涵逻辑(Intensional Logic)、模型理论语义学(Model-Theoretic Semantics)、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等。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内涵逻辑和模型理论语义学都被列入语义学,而不是语用学的范畴。除此之外,有些词条带有明显的欧洲大陆传统色彩,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福柯(Michel Foucault)、普遍语用学和超验语用学(Universal and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等。

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构式分析(Constructional Analysis)、词序(Word Order)、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否定(Negation)、心理空间(Mental Space)、象似性(Iconicity)等有的属于认知语言学,有的属于形式语言学,有的则属于功能语言学,有的属于语法学。在这些常见的研究领域里,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意义会对句法结构产生影响,基于这一点,它们都作为条目被列入了第三本《语法、意义与语用》。同样被收入的还有控制(Control,指句法中主语对不定式或动名词的管辖)、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指与脚本(Script)、图式(Schema)有关的情景的类型)等。

前面提到,在Verschueren看来,语用学是对语言和交际的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研究。不难理解,接下来的3本书《认知与语用》、《社会与语言的使

用》和《文化与语言的使用》就分别代表了语言在这3个侧面的研究。

Verschueren所理解的认知比较宽泛,除了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实验(Experimentation)外,还包括认知语言学、计算机对认知的模拟以及心理语言学、语言学习等领域的范畴。由于认知语言学中的部分话题已经在《语法、意义与语用》中出现,《认知与语用》仅收录了范畴化(Categorization)、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计算机对认知的模拟方面收录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连接主义(Connectionism)。心理语言学和语言学习方面的话题有语言交际中的大脑分工(Cerebr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Verbal Communication)、理解与生产(Comprehension vs. Production)、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多语种词汇(The Multilingual Lexicon)、语言习得(Language Aquisition)等。

从主编Jürgen Jaspers的序言上看,《社会与语言的使用》可以算作具有欧洲大陆特点的社会语言学手册。除了社会语言学的传统概念如性别(Gender)、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双语和多语(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之外,该书还收录了两类词条。一类是体现欧洲研究特长的一些研究领域,如“他者”的再现('Other' Representation)、马克思主义语言学(Marxist Linguistics)、主体与语言(Agency and Language)、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另外一类是英美社会语言学界所忽视或回避的一些话题,比如语言统治和少数化(Language Dominance and Minorization)、语言权利(Language Rights)等。

第七本书名为《文化与语言的使用》,里面分量最多的理所当然地是与文化有关的语言学研究,例如文化(Culture)、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民族志(Ethnography)、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敬语(Honorifics)等。另外,该书还收录了人类学领域的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以及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等。而田野调查(Fieldwork)、提取(Elicitation)则属于社会科学里通用的研究方法。

《变异和演变的语用学》(实际成书时书名调整为《语用学视角下的变异与演变》, *Variation and Change: Pragmatic Perspectives*)收录的条目涉及语言的变异和演变。通常情况下,变异,包括方言、洋泾浜语、克里奥语,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而演变则属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借词(Borrowing)、方言(Dialect)、语域(Register)、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历史语言

学 (Historical Linguistics)、历史语用学 (Historical Pragmatics) 等自然列入该书。另外, 在变异和演变的标题下, 该书还收录了中介语语用学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类型学 (Typology)、行话 (Jargon) 等能够导致语音、句法、语义变化的其他因素。

传统上, 与口语与书面语对应研究分别是对话分析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和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前沿丛书”专门列出了《互动语用学》和《话语语用学》两本书来展示这两方面的研究现状。《互动语用学》收录了对话分析 (Conversational Analysis)、对话类型 (Conversational Type)、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韵律 (Prosody)、话序 (Sequence)、萨克斯 (Harvey Sacks)、口语标注系统 (Transcription Systems for Spoken Discourse) 等。《话语语用学》中主要有衔接与连贯 (Cohesion and Coherence)、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辞格 (Figure of Speech)、话语类型 (Genre)、语用标记 (Pragmatic Markers)、文本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以及具有欧洲大陆特色的研究课题, 如复调 (Polyphony)、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言说: 法国语用学方法 (Énonciation: French Pragmatic Approach(es)) 等。

语用学已经是研究使用中的语言了, 那么“前沿丛书”的最后一本《实用语用学》有什么内容呢? 分册主编 Östman 给出了4个的领域, 即传统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语言与伦理、顺应中的语言使用以及语用学在相关学科的应用。收录的项目有读写能力 (Literacy)、大众传媒 (Mass Media)、语料库分析 (Corpus Analysis)、对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语言与法律 (Language and the Law)、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错误分析 (Error Analysis)、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临床语用学 (Clinical Pragmatics) 等。从这些项目上看, “实用语用学”仍然是语用学与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一部分属于一些大的跨学科研究所未及涉及的东西, 另一部分收录了一些小的跨学科研究, 可以看作“前沿丛书”收尾时的“拾遗”。

四、两个传统

早在30多年前, Levinson (1983:ix) 就提到语用学研究的两个传统, 在承认自己在书中追随了英美研究传统的同时, 也指出欧洲大陆的语用学研究范围更为宽泛, 包含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近年来, 黄衍 (Huang 2010, 2012) 致力于语用学的系统化梳理 (systematizing pragmatics), 明确地把两个传统描述为

模块论和视角论。在黄衍看来，受20世纪分析哲学的影响，英美语用学传统试图通过使用（use）研究意义（meaning）。这些研究具体落实在含义、预设、言语行为、指示、指称等几个模块上，因而可以称作模块论。模块论与前面提到的Mey、Verschueren等学者倡导的视角论明显不同，后者把语用学看作凌驾于所有语言使用研究之上的一种理论角度。因此，我们看到，“前沿丛书”的内容有一个特点，即从各册目录上看，语用学囊括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语言学复合学科的所有研究领域，无论是它们语音的、语法的、语义的，形式的、功能的，还是认知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

尽管两个传统有较大的差异，然而它们都没有背离Morris对语用学的定义，即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英美传统中的指示、指称、含义等语言现象理所当然地属于语用学的领域，因为其理解需要和解释者联系起来。欧洲大陆传统也名正言顺地属于这个权威定义下的语用学。Morris甚至明确地说，“语用学可以足够准确地描述为研究符号的生命特征，亦即符号运作中心理的、生物的、社会的现象”（1938: 108），这何尝不是对欧洲语用学研究宽泛的传统的准确预测？

造成两个传统“同宗同族，各奔前程”这个局面的原因是语用学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发展的土壤不同。具体说来，既有哲学传统的差异，也有语言学传统的分野。

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从Russel、前期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再到Quine，在形而上学上坚持的是实在论（Realism），即认为客观世界独立于人而存在，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确立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可是后来哲学家们发现，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逻辑语言的语义学都不能独立完成指称的任务，这就需要语用学以新模块的方式加入进来，协助完成。过去20年对语义学和语用学划界与分工的讨论和过去10年语境主义和极简主义争执的前提也是模块论。

从语言学的角度说，自Saussure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后，英美传统更注重对语言的研究，结构主义所进行的语言描述的主要目的是发现语言系统，Chomsky更是关注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普遍语法（UG），把语言符号的运用排斥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而语用学这个垃圾桶则在需要的时候很好地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英美传统中语用学都是作为一个模块，是对语义学的补充。

欧洲大陆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Husserl的现象学承袭了Kant对现象（phenomena）重视，更关注经验和意识，而不在意客观实在（noumena）。而经验和意识是一种客观和主观的混合体，主观因其意向性（intentionality）而和客观结合起来。因此和英美实在论不同的是，现象学的世界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生活

世界 (lifeworld, 或Lebenswelt)。人的因素, 或者说人文性, 不再是世界的某个模块, 而是融合到世界的各个要素里面了。

在语言学上, 欧洲大陆对Saussure的发展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在Benveniste看来, 我们不能把语言系统看作一个完成的系统、把人看作一个完成的人, 实际上人在不停地创造语言, 语言也在不停地创造人, 人和语言之间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 人和所有的语言要素都有关联。

不论是英美传统, 还是欧洲大陆传统, 语用学的研究都是从人对语言的解释的角度看待语言所受的影响和所反映的信息。两个传统的区别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同一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课题的兴趣。在英美传统看来, 意义、指称、言语行为等问题是影响分析哲学理论基石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决定了分析哲学的走向乃至成败。因而,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 成果也多, 形成了英美语用学的几个重要的研究模块。而在欧洲大陆, 人们对语言系统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特别关注, 对人在世界中的作用, 即“人文性”有浓厚的兴趣, 希望通过语言的语音、句法、篇章的分析, 揭示人的本性 with 特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进而加深对人的权力、自由、解放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 两个传统并非泾渭分明的, 在学术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 英美和欧洲大陆的学者也在互相学习, 互相借鉴。

五、结语

总的说来, “前沿丛书”的主编们虽然立足欧洲, 在选目上却也顾及了英美传统的语用学, 展现了一种国际视野。因此, 从两种研究传统均衡的角度来说, 他们是客观的。长期以来, 由于受语用学教育、欧洲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语用学界对英美传统的研究较深入, 而对欧洲大陆传统的引介较少, 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我国语用学界拓宽视野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最近几年, 语用学学科出版了多套百科全书式的手册。单卷本的除了前面提到的Horn和Ward主编的*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外, 还有Keith Allan和Kasia M. Jaszczolt主编的*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黄衍 (Yan Huang) 主编的*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ragma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多卷本的有Wolfram Bublitz, Andreas H. Jucker, Klaus P. Schneider主编的9卷本的*Handbooks of Pragmatics* (De Gruyter Mouton, 2010-2014)。虽然风格各异, 然而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体例上说, 还没有任何一种能和洋洋洒洒5000余页的“手册”比肩。我们

在感谢两位主编的同时，也不得不提提约翰·本杰明斯出版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上外读研究生时，看到资料中心许多自己喜欢的语言学“新书”都是约翰·本杰明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如John Haiman的*Iconicity in Syntax* (1985)，Brygida Rudzka-Ostyn的*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88)，以及*Pragmatics & Beyond*丛书中的好几本。留校进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家荷兰的家庭出版社，主要出版语言学、翻译学方面的图书，其书目中仅与语用学有关的就多达近300种。这几年John Benjamins先生年事已高，书展上，台前台后都是女儿女婿张罗，他自己则静静地端坐在展台一角。每次去法兰克福，我都乐意过去坐会儿，翻翻书，聊几句，心中充满了对这位出版老人深深的敬意。

孙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年春

参考书目：

Huang, Yan. (2010). Pragmatics: Anglo-American and European continental traditions. In L. Cummings (ed.) *The Pragmatics Encyclopedia*. New York: Routledge.

Huang, Yan. (2012). Re-systematizing Pragmatics. 《外国语》，2:2-21.

Levinson, Steven.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UP.

Haberland, Hartmut and Jacob Mey. (1977). Editorial: 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13.

Morris, Charles. (1938).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erschueren, Jef. (1978). Reflections on presupposition failure: A contribution to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ragma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 107-151.

Verschueren, Jef. (1987). 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First working document draf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n Preparation of a Handbook of Pragmatics). Antwerp: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Verschueren, Jef. (1999).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London: Arnold.

Preface to the series

In 1995, the first installments of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HoP)** were published. The HoP was to be one of the major tool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 to achieve its goals (i) of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bout pragmatic aspects of language, (ii) of stimulating various fields of application by making this knowledge accessible to an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ty of scholars approaching the same general subject area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with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and (iii) of finding, in the process,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theoretical coherence.

The HoP approaches pragmatics as the cogni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science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Its ambition is to provide a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tool for achieving coherence in the discipline, for achieving cross-disciplinary intelligibility in a necessarily diversified field of scholarship. It was therefore designed to provide easy access for scholars with widely divergent backgrounds but with converging interests in the use and functioning of language, in the topics, traditions, and methods which, together, make up the broadly conceived field of pragmatics. As it was also meant to provide a state-of-the-art report, a flexible publishing format was needed. This is why the print version took the form of a background manual followed by annual loose-leaf installments, enabling the creation of a continuously updatable and expandable reference work. The flexibility of this format vastly increas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n online version,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nline** (see www.benjamins.com/online).

While the HoP and the HoP-online continue to provide state-of-the-art information for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use, this new series of **Handbook of Pragmatics Highlights** focuses on the most salie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pragmatics, thus dividing its wide interdisciplinary spectrum in a transparent and manageable way. The series contains a total of ten volumes around the following themes:

- Key notions for pragmatics
- Pragmatics and philosophy
- Grammar, meaning and pragmatics
- Cognition and pragmatics
- Society and language use
- Culture and language use
- The pragmatics of variation and change

- The pragmatics of interaction
- Discursive pragmatics
- Pragmatics in practice

This topically organized series of paperbacks, each starting with an up-to-date overview of its field of interest, each brings together some 12-20 of the most pertinent HoP entries. They are intended to make sure that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alike, whether their interests are predominantly philosophical, cognitive, grammatical, social, cultural, variational, interactional, or discursive, can always have the most relevant encyclopedic articles at their fingertips. Affordability, topical organization and selectivity also turn these books into practical teaching tools which can be used as reading materials for a wide range of pragmatics-related linguistics courses.

With this endeavor, we hope to make a further contribution to the goals underlying the HoP project when it was first conceived in the early 1990's.

Jan-Ola Östma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Jef Verschueren (University of Antwerp)

Acknowledgements

A project of the HoP type cannot be successfully started, let alone completed, without the help of dozens, even hundreds of scholars. First of all, there are the authors themselves, who sometimes had to work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 of time pressure. Further, most members of the IPrA Consultation Board have occasionally, and some repeatedly, been called upon to review contributions. Innumerable additional scholars were thanked in the initial versions of handbook entries. All this makes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a truly joint endeavor by the pragmatics community world-wide. We are greatly indebted to you all.

We do want to specifically mention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ver the years of three scholars: the co-editors of the Manual and the first eight annual installments, Jan Blommaert and Chris Bulcaen were central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so was our editorial collaborator over the last four years, Eline Ver-sluis. Our sincerest thanks to all of them.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project is being carried out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IPrA Research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Antwerp. We are indebted to the university for providing an environment that facilitates and nurtures our work.

Jan-Ola Östma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Jef Verschueren (University of Antwerp)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to the series	XI
Acknowledgements	XIII
Introduction	1
<i>Marina Sbisa</i>	
1. Pragmatics and philosophy	1
2. Conceptions of meaning	2
3. Speech as action	4
4. Mind and self	6
5. Doing pragmatics, doing philosophy	8
Analytical philosophy –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11
<i>Marina Sbisa</i>	
1. Philosophy as analysis	11
1.1 The 'linguistic turn'	12
1.2 The influence of Frege	12
1.3 Analysis in G.E. Moore and B. Russell	13
2. Analysis and the ideal of scientific language	14
2.1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14
2.2 Rudolf Carnap and the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14
3. Analysis and ordinary language	15
3.1 The evolution of Wittgenstein's thought	16
3.2 Wittgenstein's influence and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16
3.3 Some Oxford philosophers	16
3.3.1 J.L. Austin	16
3.3.2 P.F. Strawson	17
3.3.3 H.P. Grice	17
4.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18
4.1 W.V.O. Quine: From analysis to naturalization	18
4.2 From intensional semantics to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19